

有島武郎論文集

任白濤譯

有島武郎論文集



有 島 武 郎
論 文 集

任 白 濤 譯

神 州 國 光 社 刊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有島武郎論文集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譯者 任白濤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會獻聲

印刷者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廣州財廳前
南京花牌樓 濟南緯二路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重慶新新書局 福州廣益書紙儀器館 武昌新生命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開封豫郁文書莊 汕頭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西安西安派報社 漢口現代書局

寫在卷頭

一

這回日本新潮社重刊「有島武郎全集」，曾在「做偉大的人類苦
之行者，勇敢的我等之先驅者的有島武郎的新全集出版」的長標題之
下發表如次的宣言式文字。

「我們的有島武郎，是愛和真理的藝術家；這兩事是像他那樣地
以完全的形體而現出；是像他那樣地有機地結合到一起；最像他那樣
地持有不滅不變的意義的：這不僅在我們的文壇，即在全世界的文學
界也是稀有的。」

「純真」這個語句，似乎是爲他的全生涯所作的語句。像呼起一代的感應的那個死而證明了的那樣，排斥一切的虛僞和妥協，而徹底純粹地，徹底真實地，直走過人生之一路了。因此他的生涯是一個殉教者的生涯；他的作物帶着藝術以上之經典的權威。

「他的存在又算是顯示出日本人之民族的教養之最高峯之一個；沒有像他那樣完全，像他那樣正確地吸收並攝取了西歐文化的人；而且他在日本人中，更是以珍奇的，豐饒的大陸的文學的天賦，而必須特筆的作家。在像養育到太是島國的瘦地的灌木似的作家夥多的日本文壇而竟有自由地伸展，成長着的喬木般的這個作家，這是我們大可誇稱的事。

「但是使有島武郎偉大的，與其說是在做文學者，甯不如說是在做人；與這同樣地惹動我們的興感的，是與他的作品相關聯的他的述說自己的話語。像他那樣忠實地，真摯地浸漬於時代的懊惱中的，是沒有的，又像他那麼正直地率真地表白那個懊惱的，也是沒有的。因之在像他那樣的人物的論文，隨筆，書簡，日記之類，才算是具有與文藝創作同等的意義和價值的。」

「現代是新的世界，新的日本的陣痛期。通社會的一切階級，一切層次，一切個人而像如今這樣大的懊惱盤旋着的時代是沒有的。在這時候相信是把『有島武郎全集』在良心的編纂之下，完成完全的分類統一，而再度提供於世的時期，於是乎刊行。」

我以為這篇文字說的都是與有島的文字同樣的忠實的，真摯的，而一點也沒有日本式的誇張的話；尤其是稱有島武郎是許多灌木作家中的喬木作家，更是十分中肯之言。只是說有島武郎的存在「是顯示出日本人之民族的教養之最高峯之一個」，我不敢贊同，因為我深知道有島武郎的心中沒有「民族」的分別，在他的心目中映着的，只有「人」而已；所以把「民族的教養……」改為「人的教養……」才對。

在前記的全集刊行宣言的後邊更彙集幾位文壇大家的評語。——
菊池寬說：「曾以自然主義為基調的大正文學，是把什麼開却了？尊重理智和科學過甚的結果，是把什麼開却了？就是情熱和靈性。我們

在文學（日本文學——譯者）裏尋求燃燒自他之情熱的火焰和靈性的叫聲，好多回都失望了。給我們担当這個事情的作家，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有島武郎……。他的作品在日本的文學界，必定要做這個天才的情熱和靈性的遺產而永久地放其光輝。」——鶴見祐輔說：『有島武郎的文獻，將要隨着年而增大它的偉大性。在新日本產生的文藝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含有世界的價值之好多要素的……。』又說：『想學大正時代的散文的人，將必在有島的文章裏求其規範。以正直的，率真的心而懷惱於人生中的人們，乃至祈願未來的新生活的人們，將必永久地在他的文集裏得到溫暖的慰藉……。』的確有島武郎的作品是『燃燒自他之情熱的火焰和靈性的叫聲』；的確『有世界的價值』。

二

有了上述的宣言和批評，那末這個譯本刊行目的乃至它的價值，似可不必再贅；但就譯者的立場上而言，實不能沒有說辭。

* * * * *

這本書是『有島武郎著作集』（初次全集刊行名稱第十一，十二，十五，三輯的合併譯：第十一輯差不多算是完全譯了，第一卷『關於愛』就是它的正文，第二卷是它的『餘錄』；第三卷是第十五輯——『生活與藝術』——中的十二個長篇之七篇；第四卷是第十三輯——『小小的燈』——的第一編的四篇之三；第五卷是同輯的第四編，第

六卷，是同輯第二編的一部分：一共算是一個長篇，二十二個短篇。第一卷『關於愛』，是有島武郎的最重要的著作，這到後邊，再行細說。第二卷，盡是述說愛和藝術乃至藝術和愛的關係的文字。第三卷的文字自然是如原書的名目了。第四，五，六，三卷都可以說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文字。要之，有島武郎的藝術觀和人生觀算是赤裸裸地，收編到這部集子裏面了。在『有島武郎著作集』中的屬於他的純粹創作的文藝和思想的論文算是差不多選譯完了。——第二，第三，兩卷的文字，事實上是可以合爲一卷的，只因原書是在兩分着的，所以我也就不變動它。

這本書第一卷的原名，直譯起來，是『愛是不憐恤地奪的』魯迅

譯爲『愛是恣意刼奪的』也很確當（見『壁下譯叢』的『生藝術之胎』文後）；我因爲它是汎論『愛』的。這個題目不能一概包括全名；再則它容易招來不精細的讀者的誤解；第三，是他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又在『大阪每日新聞社』所辦的『文化大學講座』講演一遍，隨後更由大每社刊出一本『文化大學叢書第一編』『關於愛』來：所以我決定把它改成『關於愛』了。

三

有人說『關於愛』中所表現的，是與集團主義相反的個人主義。真的，若是不仔細地通讀一遍，是要待着這種謬誤的論斷的：『我以

爲必須改變的，是社會生活；以次改變個人的生活。」（頁一〇四）
「我是體驗着個性的尊嚴了；知道在個性要求之前，社會之要求是必須無條件地變化的事情了。」（頁一〇五）這些不都是明白地表現出這篇的主題不在個人而在集團嗎？——篇中所說的「外界」，就是資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讀者應該看清這一點。我們現在再讀他那藉「個性」口氣說出的「起來，看看在你眼前的廣闊的視野；並且希望你替我把這些介紹給大眾！」（頁四〇）的嚴厲的鞭策自己的話語，更可明白他決不是個人主義的作家了。

要之，有島武郎所說的個性主義，決乎不是狹隘的個人主義。如果有島氏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者，他也決不放棄田產去辛辛苦苦地做文

字工作——爲人類服務的工作——了，這是十分明顯的事情。又，他所說的「愛是不憐恤地奪的」的道理，就是互助的道理，決不是你爭我奪，尤其不是「巧取豪奪」。

又在「關於愛」的「愛與社會生活」一項中即一〇五頁最後一段之前，原書上本有「（以下十餘行由內務省的注意抹煞）」的字句；若是這十餘行果不幸而竟是本篇的更重要的部分，那末據它去評判有島武郎，在泉下的有島武郎當然是不能完全接受這個評判的。

若是從有島武郎的短篇論文中看他的立場，更其明瞭了：比方「我不信所謂天才，所謂藝術家是與大衆全然由相異的原質而造成的人類。我相信那些人都是最徹底的大衆的心之所有主，體驗者——即

具有多量的大眾所持的歡喜，悲哀，苦悶乃至衝動——的人。」（頁一三三）——「藝術是從『愛』生出的，那末藝術的究極，是必要成爲人類的；是必要脫去地方，人種，風俗……的桎梏而成爲人類心中共通的『愛』之真切的表現哩。」（頁一六三）——「不能投身於現實的生活而爲過度的憂慮所困的人……這種人算是眼前的人類生活的除外者；是對於現在生活的進展毫不參加的人。」（頁一四七）——「人們說革命的悲慘，但是比諸每日每日的悲慘的堆積而觀之，便可以發見革命的悲慘却是極輕的事情了。」（頁一七九）——「……我以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乃是想發見工作和已經發見了工作的人們應該通力合作以圖解決的問題！」（頁一九九）這些都是多麼積極的文句啊！真

正的個人主義者能說出這樣的話嗎？

又，這書的各短篇，大概都是蘇俄「十月革命」時期乃至剛革命後作的；在那「十月革命」初期的紛亂已極的時代，在極東一島的作者便能夠寫出像「俄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的試驗的成功……」（頁一四二）的爽快的文句。照此說來，有島武郎不也算是偉大的時代的預言者嗎？

「……革命家若是不肯在民衆全體之中看他自身的影子，恐怕他是難以得着最後的成功。」（頁一八〇）看這種對於革命家的鞭策，又是多麼的嚴厲啊！這不是革命家們應當銘心刻骨的語句嗎？

*

*

*

*

*

*

我以為做「集團」的分子的本身若是弄不好，那個「集團」也萬萬不會弄好；縱然苟且弄好，也終於要鬧出多少回數的「清」的事變；顯明的事例，不是曾經或正在擺到我們的眼前嗎？本書作者的本意，全在這一點。

四

我們可以再看看有島武郎的生活——他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他對於生活是多麼徹底多麼認真啊！他因為十分地洞察出私有制度的缺陷，便毅然決然地把他的田地送給他的耕種者，而自己單獨去做個文筆勞働者，一心一意地發出他的博大的愛——愛己愛人愛世——的